

2005

北海文史

BEIHAI WENSHI

第十二辑



1998

1998

北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

目 录

闻 人 聚 焦

- 张午轩小记..... 张振铎(1)
一代名医陈冠峰..... 周德业(3)
衡兴隆和他的承建工程..... 周德叶(5)
南珠·《广东新语》·屈大均..... 张九皋(8)
书缘 黄家蕃(10)

珠 城 沿 革

- 北海市行政区划古今谈 黄家蕃(15)

故 迹 觅 踪

- 闻名遐迩的海角亭 邓仪昌、宁愈球 20()

文 体 史 语

- 北海市首家公私合营电影院 王 戈(22)
一次空前的海上游泳训练活动 王 戈(34)
六十年代的北海剧评 王 戈(37)
北海的海滨游泳场 王 戈(42)

文 史 论 坛

- 一部珍稀的地方历史文献 黄家蕃(48)

2055/01

- 影青·明瓷·北海窑 潘 辉(50)
北海茶亭长联探究 潘武杰(52)

风 物 拾 零

- 珠城流行百年的“龙舞” 姚美耘(54)

史 家 闲 品

- 汉宫同性恋丑闻远涉合浦山川 黄家蕃(56)

张午轩小记

张振铎

张午轩(1900—1956)男,名之槐,午轩乃其字,以字行世,又号圆甫,出生于合浦廉州缸瓦街(今惠爱西路),归国华侨、著名实业家。他所创设的“张广声”炮竹作坊和他所监制生产的“双孔雀”商标炮竹,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以来,国营合浦县炮竹公司、国营合浦县炮竹厂、乡镇企业廉州镇炮竹厂等均沿袭使用“正张广声”、“双孔雀”等牌号。

1993年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委托山东大学主编、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老字号》一书,合浦县工商联只推荐“张广声”一家老字号入选。《广西通志·侨务志》述及北海社会经济建设时,也说“张广声炮竹厂是合浦知名的炮竹烟花生产厂家。”《广西特产风味指南》等书也有说到张广声。

张午轩幼时只读过三年私塾,但他聪敏好学,博览群书,对英语、古文、楹联、“国音”等自学有较高的造诣,深得王惠三、郭庚祥以及防城毛湘澄诸先生的赞赏。他尤擅书法,十余岁时便“挥春”,篆、隶、行、草、楷体,样样通晓,廉州北海有许多间商店铺号的大字招牌,多出自其手笔,被誉为廉州商界难得的人才。

张午轩于1916年从商,开设“张广声”炮铺,创业之初,筚路蓝缕,二十年代后他到北海珠海路海南人开设的“琼合号”

佣工；1925年春间经戚友荐举又到越南海防，在华人街“裕和隆”商号（店东邹希颜是当地华人企业界中的第四位巨子）任会计，从中汲取了一套经营管理经验。三年后归国，受“实业救国”思想的影响，他决心兴办实业，振兴实业，锐意钻研炮竹生产技术，注重质量，广招顾客，因而销售量大增，“张广声”从一间小作坊创名牌跃居廉州全镇炮竹行业第一位，产量占全镇炮竹的一半以上。一业兴，百业旺，带动了廉州与炮竹生产有关系的行业跟着生意也兴隆发达，经当时的广东省建设厅核准注册备案的“双孔雀”商标张广声家用炮竹畅销海南岛及南洋马来亚、新加坡等地，张广声老牌炮竹驰名中外，声震遐迩。

张午轩曾任合浦县商会常务理事，炮竹同业公会理事、监事。他为人平易近人，乐善好施，对街坊邻里地方慈善教育等公益事业，乐于慷慨解囊相助。二十年代时，合浦霍乱疫症流行，他求名医验方，独资配制大量止痢丸等药，免费分赠贫苦患者治疗，三十年代末年，他侨居越南芒街时，捐款资助东兴合浦同乡会在永金街购置地皮，兴建房产会所，救助遇难受困的同乡侨胞，故深受同乡侨胞的爱戴，被选为同乡会委员。他还注重智力投资，创办“陶铸社”，后易名为“启迪图书社”，购买大量辞书典籍等图书报刊杂志，藏书之多，为当时廉州工商界中所仅见。1946年张午轩研制芳香类型炮竹成功，批量生产试销，这一发明创新，开制造芳香炮竹的先河，鞭炮燃放后，无火药硫磺臭味而芳香扑鼻沁入心肺，深受客户欢迎。

建国伊始，国家经济恢复时期，政府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，张午轩认购公债一千“分”是全镇之冠；1951年抗美援朝，他踊跃捐款购飞机大炮，为廉州商界之首。

一代名医陈冠峰

周德叶

我读高中期间,父亲给我讲过一次他到合浦看病的事。他约20岁那年,慕名专程到合浦一位叫陈冠峰的老中医看病。这位老中医70岁上下,给他看病的人很多。父亲看到他给一些穷苦人看病时不但免收诊金,而且总问上一句:“你有没有钱执药(买药)?若有困难,可到‘兆安祥’药店记我的帐。”也许父亲受陈医生崇高的品德的影响,希望我将来能做个医生。为此,我高考前填第一类的志愿全为医学院校。但我却被艺术院校提前录取而没能圆做医生的梦,不过我对陈医生高尚的医德却终生难忘。近年来我搜集到一些有关史料,使我对陈医生的生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陈冠峰医生是廉州镇人,生于清·咸丰三年(1853),自幼勤奋好学,于清末考取贡生。因家境贫穷,曾设馆讲学,他“淳导有方,邑中不少乡试秀才,中选廪、贡生出其门下”(《合浦文史》第七辑),后来他也许受古人的“不为良相必为良医”的思想影响,由青少年时代一心攻读诗书追求仕途,一下子变为潜心钻研中医学,希望日后能用他的医术来治病救人。他每天凌晨4时起床吟诵诗文,白天为病人看病,晚上则根据当天遇到的奇难病例,翻阅古医籍进行对照研究,力求对症下药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于是陈医生“疗治神效”、“名噪一时”,登门求

治的人纷至沓来,众口交誉,所谓“履错于户,輿交于途”(摘自《字山草堂文稿》)。当时的一些病人,尽管先后曾请过一些医生看病,但总放心不下,总要得到陈医生的一方一药才放心。而陈医生对于前来求医的人则有求必应,并按先后次序给予看病。天刚亮陈医生便开始看病,直到晚上出现满天星斗还未能休息。不少濒死的病人都经他救活过来,其中的一些病人家属送匾致谢,匾上有“洞垣一方”、“仁心岐术”、“奥阐长沙”等题词,以颂扬他高明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。

陈医生六十寿辰时,合浦著名文人林朱赞(乾体人)写了一篇题为《陈冠峰先生六十寿序》,对他行医几十年,患病的乡亲“率以得一方邀一诊为乐”,对于“贫者更以药赠”等高尚的医德颂扬不已。

一位当中医生(出身于中医世家)的老同学曾对我说过:“当时合浦凡有井水的地方,没有人不识陈冠峰的名字;”陈医生的后人说,晚清光绪皇帝因病久治不愈,曾让天下名医献方,陈医生也在献方之列。又说,抗战前,广州某中医也在其医寓门前挂牌称自己为“合浦名医陈冠峰授徒”,可见其知名度之大。陈医生逝于1927年。据了解,出殡那天,群众都自发在出殡途经街道摆设祭坛,向这位德高望重,一生为家乡的医疗事业做过重要贡献的一代名医作最后的告别。

衡兴隆和它的承建工程

周德叶

去年12月中旬,笔者路过东一巷南端巷口,遇见已退休的陈慧福老师站在家门前,看工人们建造她几兄妹的房屋。笔者对陈老师说:“如果你父亲还在的话,你们家房子一定会建造得很漂亮”。这时,陈老师指着其家门前的一根方形水泥电灯柱颇感自豪地说:“这是我家父做的电灯柱。”

陈老师的自豪感来自其父亲陈兆衡,陈是民国期间北海一位有名建筑商,商号“衡兴隆”。北海许多有名的建筑物都是由他承建的。拿北海的方形电灯柱来说,三十年代初,立于北海中山路及其它路段的电灯柱约70余根全由衡兴隆承建。笔者小学时的班主任陈锡辉老师曾说:“我读中学时一次上地理课,老师说北海的电灯柱是中国最高大的电灯柱。”这些电灯柱现在还继续发挥它的作用,难怪乎陈慧福老师为其家父的得意之作感到自豪了。

在承建方形电灯柱之前,年仅34岁的陈兆衡已承建白沙桥,该桥是合浦通往湛江的必经之路。陈在承建之前,建筑商陈宜记和陈三隆先后承建该工程,但均失败。陈承建后,在施工过程中,有关当局派来负责该桥工程和验收的一位年轻工

程师与陈兆衡的意见相左，便提出了许多苛刻的工程达标要求。陈明知要亏大本，也要把工程做下去，并高质量地按时完成了任务。

由于陈兆衡承建的工程质量上乘，信誉第一，故当时的地方官员黄志桓（1921年间任廉州镇守使，后为八属军参谋长）为陈兆衡的商号“衡兴隆”题匾。以后，陈兆衡以他的信誉和毅力，逐步摆脱困境，继续承建许多有名的建筑物。

1934年他完成了“主教府楼”的承建，该楼是北海天主教区培养神父的学院，由于该楼建造漂亮，北海人称“红楼”，现为北海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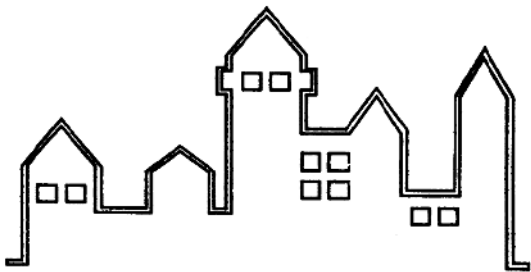
1944年底至1945年春因抗战的需要，他与其他建筑商合作，按时完成白屋军用机场的承建，为抗战做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。

抗战胜利后，他在市中山公园内承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和纪念亭，现碑已被毁，但亭还在。1947年他承建市游泳场休息棚，由于经费有限，陈兆衡与当时游泳场负责人徐万全商量，120平方米的休息棚除四周担梁用火车轨代用外，其余二十余根柱头和棚顶全用“荔竹”代替钢筋。这在北海的建筑史上堪称一绝，半个世纪过去了，该棚还在。

1949年12月4日北海解放后，为配合驻雷州半岛的部队解放海南岛，北海成立“支前委员会”。陈兆衡作为市工商界的代表参加支前工作，受命前往修复白沙桥。该桥在抗战期间我方为阻止日寇车辆通过而炸掉。这时为支援解放海南

岛,必须尽快把它修复。陈按时完成任务,为解放海南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陈兆衡生于清末(1892年),幼年家境贫困,仅读乡塾二年,便辍学务农,其掌握的建筑本领全靠自学成材。据一些老北海说,经他承建的较有名的建筑还有北海发电厂(建于三十年代初);合浦一中(即北海中学)的图书馆、礼堂及课室(约建于1927年至1935年),以及珠海路拓建后他承建的建筑。他在民国期间之所以成为北海首屈一指的建筑商,靠的是“质量上乘,信誉第一”,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。笔者认为,对于这样一位为家乡的建筑事业作过如此贡献的建筑界老前辈,应在北海的文史中留一席之地。



南珠·《广东新语》·屈大均

张九皋

合浦珍珠，因成语“合浦还珠”而闻名遐迩，见于史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。但以“南珠”之名冠于合浦珍珠，若以《广东新语》为最早，也有三百余年了。《广东新语》是“岭南三大家”之一的屈大均所撰。屈大均撰《广东新语》，在于补《广东通志》之不足，作者自述“吾于《广东通志》，略其旧而新是详，旧十三而新十七，故曰《新语》。……是书则广东之外志也”。屈氏生于广东，死在广东，对粤东、粤北之自然、经济、社会状况了如指掌，但要作一部广东全省的志乘之作，粤西却是他足迹未至之地，虽然作书撰文可引用典籍、他人著作，但究竟不如自己亲历亲闻来得真切。因此屈氏虽早有夙愿作此书，却因早年流离于途、戎马倥偬而未果。直到中年以后结婚并定居番禺，并抽空往粤西的高、雷、廉诸州作一番游历、调查研究，作出详实的考察笔记，以此为基础，加上早年收集的广东全省各地资料，晚年潜心撰述，作成《新语》一书，治学严谨可见一斑。《广东新语》全书二十八卷，每卷一语，分别为天、地、山、水、石、神、人、女、事、学、文、诗、艺、食、货、器、宫、舟、坟、禽、兽、鳞、介、虫、木、香、草、怪共二十八语。卷十五货语中对合浦珍珠有如下赞誉：“合浦珠名曰南珠，东珠豆青白色，其光润不如西珠，……西珠又不如南珠”。此说一出，合浦珍珠美名

更不胫而走，南珠遂成为合浦珍珠专名。

屈大均(1630—1696)，字翁山，号冷君、华夫等，广东番禺沙亭乡(今新造镇思贤村)人。生于清初，少时寄养于南海邵氏，名邵龙。自幼嗜学，15岁能诗文，16岁在广州越秀山师从陈邦彦，复其原姓屈，更名大均，字绍隆。清顺治四年(1647)清兵再陷广州，大均受师教父训，矢志反清复明，率义军举事，并向南明永历帝上《中兴六大禅书》，顺治五年清兵陷广州，曾避入海云寺削发为僧，命所居“死庵”，佩明永历铜钱一枚以示誓不屈服清廷。自九年到十八年远游全国，联系魏耕、郑成功等壮士图谋匡复，屡遭清军追杀。十九年返番禺蓄发还俗归儒。康熙四年(1665年)北上北京、西安与文人义士聚会，五年成婚，是年37岁。八年重返番禺，次年移家东莞，抽空游历高、雷、廉诸州。十二年吴三桂起兵反清，大均至湖南追随，上书言攻取之策。被授予广西按察司副司。反悉吴三桂反清实图称帝，乃托病归隐番禺，从事著述。晚年以诗文为反清手段，记述清朝统治者对百姓、异己的掠夺、屠杀罪恶及民众反清斗争史实。十七年编著《广东新语》，三十五年病逝，享年67岁，葬于番禺沙亭宝珠岗。屈氏生前著作甚丰，除《新语》外，尚有《翁山诗外》、《翁山文外》、《翁山易外》、《宝明四朝成仁录》等，更删订文钞10卷，在“岭南三大家”中最为人推崇。屈氏死后七、八十年，清代文字狱再起，两广总督李侍尧于乾隆三十九年(1774)罗织罪名，奉旨将屈氏所有著述书版一概焚毁，还要发棺戮尸，因找不到屈坟而将收藏其书的两个不识字的孙子“从宽”处斩。然而屈氏的著作仍然流传于民间，今天我们能读到其所著《广东新语》等书，实在弥足珍贵！

书缘

黄家裕

书之于我，独有情钟，人生无聊，觉其岁月漫长；与书结缘，似觉人生太匆，有憾人生岁月之短。屈指我生与书结缘，大抵有五款可言。

甲、藏书——

余藏书之始，起于少年，时家有《唐诗三百首》一册，闻父吟而喜之，视之为宝，不惜与人为读，藏于密处，不许人知，此乃我“藏书”之初萌。进入中学（我无小学历程），便起藏书之好，将每年用完之课本包封保存，一作学历之见证，又可作日后所需资料提供方便。故不愿其散失而保留使用。步入大学，书缘更深，校中书店是我课余必逗之地，更有藏书浩如烟海之图书馆怒放心花，一室室，一架架之书籍有序不乱放置其间，步入其中便觉心旷神怡，此乃促我痴书之媒体也，于是修整一简陋书架置于床头，将课本和借来之书置于架上，竟令同窗赞而效之。顷使寝室书香飘，雅气扬，成一时之佳话。大学业终，步离校门，踏上人生旅程从教生涯由此始。收入渐丰，然生性鄙奢，自幼养成学为勤用为俭之性，余钱不喜随作他用，倘逢所爱的有价之书，则不惜余资追购，购得为乐。“文

革”曾掀起焚书缴书浪潮，所缴之书弃之废物销售，我借机至废物店拣购，以斤为价，平如粪土，其中不少乃我多年梦中所寻之册，如今为我珍藏的《白香词谱》便是当时于废物堆拣出的死里逃生之物，此书助我填词，竟成我“无声世上师”矣。随岁月之逝，藏书渐富，搜罗渐广，册藉盈室，有几千册之多。既是精神财富，亦是精神伴侣，退休后之良师益友也。

乙、购书——

腰缠万贯之富婆向以购珠宝玩物为其之乐，有识之士则以购书藉图册为人生之大快。我之所藏来于购非孔乙己之偷，虽人赠有之，然毕竟为微。购书于我乃人生之一快，每逢闲暇或旅差于外，必往书堆寻我之所爱，合我意者，纵使价昂亦不惜倾囊购之。故每次旅返必购书一大包，致使书费多于车费。放下行李，便至书房，将所购新书一一包装，防止其污、其旧、其损。于书脊上写上书名，作者姓名，盖上我的藏书章，写上购书年月日，然后分门别类放上架归档（我之书架标明藏书别类，如诗词一架，小说一架云云），这一整理过程亦是一享乐过程，此时心情如于大海中捞回一大批沉船中宝贝，整理鉴赏以便珍藏，为此而已，此是我购书所感之乐也。

丙、读书——

有云：养兵千日，用于一时。书亦类兵，购（藏）书万册，用于一生。书乎，购之而藏，意在列读，读而有得，得后活用，用之有果，才不辜负汝购、汝藏、汝读所付之功。有人虽藏书富逾万卷，书房威煌，常呼朋啸友至其书房一一介绍所藏为珍为

稀,俨然我某某之藏为市列之冠。然其藏之的,只是装装门面,附庸风雅。知否,不读不用,价之何在?人之学知,取决其读,非决于其藏,藏之为丰,钱之作怪,非才之所然,有人美其藏富,我却美之才博。诚然,书逾千万,不可本本过目详读。汝可不知每本的详细内容是什么,但汝不能不知所藏每本书之所写内容是什么?有何价值?否则汝藏何用?虽说“开卷有益”,但书需选汝所需之读才见“有益”,盲读未见有益也。我之所读,据我之所好择书而读。我所好之书,类归四种:诗词类、杂文类、随笔类、四大古典小说类(尤喜读《三国演义》)。故我购我藏多是几大类书,读法有精读与粗读之别。新购之书,先知作者乃谁?后读其序,知其所言者是什么,再看其目录,有何精彩之章节,若合需要即购即读,是全本读或选章选节读全由所好与所需而定,此乃精读也;若不,看完序言与目录,知书之内容轮廓后,归档架上,往后写作需有关资料再找出其用,此乃粗读也。

我向抱爱书如爱师之态待书,有诗云:半尺身躯满腹知,不衣不食总相宜,学生有价非金买,却是无声世上师。我将书喻为“无声之师”是出自我肺腑之言。我得之书教不浅,得之书益不薄,我性嗜诗词,吟诗咏词乃我平生之所好,有闲便开唐诗,宋词之卷,乃益匪浅。受名句之启发,新味向心头久甜不退。躺在卧床,偶有灵感而来得一好句,立即腾身而起如受鬼打一般将得句写上日记本上,待翌日补上他句成律或成绝。数十年来已成习惯,有感即写,不令其流,否则日后无影无踪,

为此而已！将几十年所写诗词结集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《半壁庐吟韵》，此外 93 年还有《半壁庐杂文随笔》出版（漓江出版社），尚有 5 本书稿出版。读书贵在用，“用”有多种，写作成书是用的高层，非一般人能为，能为者读之有大效也。

读书予人生三“有”：有益、有用、有趣。不读诗书眼短、口浊、耳塞、心窄、腹空、胆狂。眼短，看不透事物本质；口浊，谈吐粗野无雅；耳塞，人言事物妙谛真理不明，有如耳边风之感；心窄，胸怀窄，无容人之量；腹空即腹空无量，形同草色；胆狂，无法律制约观念，胆大妄为，无法无天。可见不读书形成之愚昧凶残甚于洪水猛兽。饱读之人，无此上劣，谦谦君子，有献社稷，岂不是读书予人之益之用之趣么？然读书之忌在眼读，非心读脑读。读而不思，过眼云烟之读法也，谓之眼读，读之忌。有云：书妙于无字处，话妙在弦外音，故有读书读无字处，听话听弦外音”，之微言流传。心读，脑读便是搜寻无字处之妙，弦外音之高。书贵含蓄，含蓄处即无字处也。能品味出无字处之妙，且能用之，方称开卷有益，否则是眼读之白劳，曰：书呆子也。

丁、写书——

写作是我人生爱好与习惯之统一，成为生活之自然，可说一日不能无此“为”。在教之时，凡属假日，必于书房伏案笔耕，每天准时 6 点起床，洗漱之后，写作一小时，至 7 时上班。退休后我生活实而无虚，应谢成我生活伴侣的“一读二写”。皆因勤写之功，我曾先后有两本著作出版发行（见上），尚有完

稿待出版的《半壁庐闲话》、《诗林札樵》、《需要学》、《读三国演义随笔谈》等几十万字待字闺中。自觉心血之成，收成不歉有倍加珍惜之感。我为人退休后，忌在生活无职空虚，眼不读书报而闲，耳不闻窗外事而闲，足不出门半步而闲，口不与友倾谈而闲，心不思如何充实退休生活而闲，手不作举手之劳而闲云云，不利身心之康健。我很欣赏德国拉马克的动物器官循“用进废退”嬗变之说，脑乃人之重要器官，亦遵循这一规律，用则进，废则退，用脑写作利于健康，又留点东西与后世，确是一箭双雕之妙。

至于教书，矻矻穷年，达三十五载之久，酸甜苦辣尽在其中，此略。

上之所列是我“五书”的庐山真面。五书中唯“读”至上。不该作“万般皆下品”之贬，但作“唯有读书高”之观大抵不谬。读书不高，谁者为高呢？书是人类灵魂之上帝！劝君多读几本书有益无害。不以为“刘项原来不读书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之真理，此只不过是章碣诗讽秦皇笔法之所需，不要诬告章氏于此贩卖“读书无用论”之劣行，为此而已。